

卷第八十一 異人一

韓稚 幸靈 趙逸 梁四公

韓稚

漢惠帝時，天下太平，干戈偃息，遠國殊鄉，重譯來貢。時有道士韓稚者，終之裔也，越海而來，雲是東海神君之使，聞聖德治於區宇，故悅服而來庭。時東極扶桑之外，有泥離國，亦來朝於漢。其人長四尺，兩角如蝟，牙出於唇，自腰已下有垂毛自蔽，居於深穴，其壽不可測也，帝云：「方士韓稚解絕國言，問人壽幾何，經見幾代之事。」答云：「五運相因，遞生遞死，如飛塵細雨，存歿不可論算。」問女媧已前可問乎，對曰：「蛇身已上，八風均，四時序。不以威悅，攪乎精運。」又問燧人以前，答曰：「自鑽火變腥以來，父老而慈，子壽而孝。犧軒以往，屑屑焉以相誅滅，浮靡曩薄，淫於禮，亂於樂，世欲澆偽，淳風墜矣。」稚具以聞，帝曰：「悠哉杳昧，非通神達理者難可語乎斯道矣。」稚亦以斯而退，莫之所知。（出《王子年拾遺記》）

幸靈

晉幸靈者，豫章建昌人也，立性少言。與人群居，被人侵辱，而無愠色，邑裡皆號為癡，父兄亦以為癡。常使守稻，有牛食稻，靈見而不驅，待牛去，乃整理其殘亂者。父見而怒之，靈曰：「夫萬物生天地之間，各得其意，牛方食禾，奈何驅之？」父愈怒曰：「即如汝言，復用理壞者何為？」靈曰：「此稻又得終其性矣。」時順陽樊長賓為建昌令，發百姓作官船，令人作楫一雙。靈作訖而未輸，俄而被人竊。竊者心痛欲死，靈曰：「爾無竊吾楫子乎？」竊者不應，須臾甚痛。靈曰：「爾不以情告我者死。」竊者急，乃首應。靈於是以水飲之，病乃愈。船成，以數十人引一艘，不動。靈助之，船乃行。從此人皆畏之，或稱其神。有龔仲儒女，病積年，氣息才屬，靈以水喂之，應時大癒。又呂猗母黃氏，痿痺一十餘年，靈去黃氏數尺而坐，瞑目寂然，有頃，謂猗曰：「扶夫人起。」猗曰：「得疾累年，不可卒起。」靈曰：「試扶起。」於是兩人扶以立，又令去扶人，即能自行，乃留水一器而飲之。高懷家內有鬼怪言語，器物自行，大以巫祝厭之，而不能絕。靈至門，見符甚多，曰：「以邪救邪，豈得已乎？」並使焚之，其鬼怪遂絕。從爾已後，百姓奔赴如云。靈救愈者，多不敢（明抄本敢作受）報謝。立性至柔，見人即先拜，輒自稱名。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埋（明抄本起埋作理起）之，器物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。（出《豫章記》）

趙逸

後魏崇義裡有杜子休宅，地形顯敞，門臨御路。時有隱士趙逸者，雲是晉武時人，晉朝舊事，多所記錄。正光初，來至京師，見子休宅，歎息曰：「此是晉朝太康寺也。」時人未之信，問其由，答曰：「龍驤將軍王濬平吳後，立此寺，本有三層浮圖，用磚為之。」指子休園曰：「此是故處。」子休掘而驗之，果得磚數萬，並有石銘云：「晉太康六年，歲次乙巳，九月甲戌朔，八日辛巳，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。」時園中果菜豐蔚，林木扶疏，乃服逸言，號為聖人。子休遂捨宅為靈應寺，所得之磚，造三層浮圖，好事者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，逸曰：「晉朝民少於今日，王侯帝宅與今日相似。」又云：「自永嘉以來，二百餘年，建國稱王者，十有六君，吾皆游其都鄙，目見其事。國滅之後，觀其史書，皆非實錄，莫不推過於人，引善自向。符生雖好勇嗜酒，亦仁而不殺，觀其治典，未為兇暴。及詳其史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苻堅自是賢主，賊君取位，妄書生惡，凡諸史官，皆此類也。人皆貴遠賤近，以為信然。當今之人，亦生愚死智，惑已甚矣。」問其故。逸曰：「生時中庸之人耳，及其死也，碑文墓志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，生民之能事。為君共堯舜連衡，為臣與伊尹等跡，牧民之官，浮虎慕其清塵，執法之吏，埋輪謝其梗直。所謂生為盜跖，死為夷齊，妄言傷正，華詞損實。」當時作文之士，慚逸此言，步兵校尉李登問曰：「太尉府前磚浮圖，形制甚古，未知何年所造。」逸云：「晉義熙十二年，劉裕伐姚泓軍人聽作。」汝南王聞而異之，因問何所服餌以致延年。逸云：「吾不閒養生，自然長壽。郭璞常為吾筮雲，壽年五百歲，今始餘半。」帝給步挽車一乘，游於市裡，所經之處，多說舊跡，三年已後遁去，莫知所在。（出《洛陽伽藍記》）

梁四公

梁天監中，有罽闐（上音攜，下琛去）顛杰（上萬，下杰）、麤齡（上蜀，下湍）、仇賢（上掌，下睹）四公謁武帝，帝見之甚悅，因命沈隱侯約作覆，將與百僚共射之。時太史適獲一鼠，約匣而緘之以獻。帝筮之遇蹇■（艮下，坎上）之噬嗑■（震下，離上）。帝占成，群臣受命獻卦者八人，有命待成俱出，帝占決，置諸青蒲，申命闐公揲著，對曰：「聖人布卦，其象吉（明抄本吉作告）矣，依象辯物，何取異之，請從帝命卦。」時八月庚子日巳時，闐公奏請沈約舉帝卦上一著以授臣，既撰占成，置於青蒲而退。讀帝占曰：「先蹇後噬嗑是其時，內艮外坎是其象。坎為盜，其鼠也。居蹇之時，動其見噬，其拘係矣。噬嗑六爻，四無咎，一利艱貞，非盜之事，上九荷校滅耳凶，是因盜獲戾，必死鼠也。」群臣蹈舞呼萬歲。帝自矜其中，頗有喜色。次讀八臣占詞，或辯於色，或推於氣，或取於象，或演於爻，或依鳥獸龜龍，陰陽飛伏，其文雖玄遠，然皆無中者。末啟闐公占曰：「時日王相，必生鼠矣。且陰陽晦而入文明，從靜止而之震動，失其性必就擒矣。金盛之月，制之必金。子為鼠，辰與艮合體，坎為盜，又為隱伏，隱伏為盜，是必生鼠也。金數於四，其鼠必四。離為文明，南方之卦，日中則昃。沉陰類乎。晉之繇日，死如棄如，實其事也，日斂必死。」既見生鼠，百僚失色，而尤闐公曰：「占辭有四，今者唯一，何也？」公曰：「請剖之。」帝性不好殺，自恨不中。及至日昃，鼠且死矣，因令剖之，果妊三子。是日，帝移四公於五明殿西閣，示更親近，其實囚之，唯朔望伏臘，得於義賢堂見諸學士。然有軍國疑議，莫不參預焉，大同中，盤盤國、丹丹國、扶昌國、高昌國遣使獻方物，帝命有司設充庭法駕，雅樂九闕，百僚具朝服如元正之儀。帝問四公：「異國來廷，爵命高下，欲以上公秩加之。」齡公曰：「成王太平，周公輔政，越裳氏重譯來貢，不聞爵命及之。春秋邾楚之君，爵不加子。設使其君躬聘，依禮經，位止子男。若加以上公，恐非稽古。」帝固謂齡公更詳定之。俄屬暴風如旋輪，曳帝裙帶，帝又問其事，公曰：「明日亦未果，請他日議之。」帝不懌，學士群誹之。向夕，帝女墜閣而死，禮竟不行。後詰之，對曰：「旋風襲衣，愛子暴殞。更何疑焉。」

高昌國遣使貢鹽二顆，顆如大門，狀白似玉。乾蒲桃、刺蜜、凍酒、白麥面。王公士庶皆不之識。帝以其自萬里絕域而來獻，數年方達。文字言語，與梁國略同。經三日，朝廷無祇對者，帝命杰公迓之。謂其使曰：「鹽一顆是朝陽羊山月望收之者，一是北燒羊山非月望收之者。蒲桃七是洿林，三是無半。凍酒非八風谷所凍者，又以高寧酒和之。刺蜜是鹽城所生，非南陽所產。」

者，非昌壘真物。」使者具陳實情，面為經年色敗，至宕昌貿易填之。其年風災，蒲桃刺蜜不熟，故駁雜。鹽及凍酒，奉王急命，故非時爾。因又向紫鹽醫珀，雲自中路，遭北涼所奪，不敢言之。帝問杰公群物之異，對曰：「南燒羊山鹽文理粗，北燒羊山鹽文理密。月望收之者，明徹如冰，以氈燻煮之可驗。蒲桃洿林者皮薄味美，無半者皮厚味苦。酒是八風谷凍成者，終年不壞，今臭其氣酸，洿林酒滑而色淺，故云然。南平城羊刺無葉，其蜜色明白而味甘，鹽城羊刺葉大，其蜜色青而味薄。昌壘白麥面烹之將熟，潔白如新，今面如泥且爛。由是知蜜麥之偽耳。交河之間平磧中，掘深數尺，有末鹽，如紅如紫，色鮮味甘，食之止痛。更深一丈，下有豎珀，黑逾純漆，或大如車輪，末而服之，攻婦人小腸疝瘕諸疾。彼國珍異，必當致貢，是以知之。」

杰公嘗與諸儒語及方域云：「東至扶桑，扶桑之蠶長七尺，圍七寸，色如金，四時不死。五月八日嘔黃絲，布於條枝，而不為繭。脆如縲，燒扶桑木灰汁煮之，其絲堅韌，四絲為係，足勝一鈞。蠶卵大如燕雀卵，產於扶桑下。齊卵至句麗國，蠶變小，如中國蠶耳。其王宮內有水精城，可方一里，天未曉而明如晝，城忽不見，其月便蝕。西至西海，海中有島，方二百里，島上有大林，林皆寶樹，中有萬餘家，其人皆巧，能造寶器，所謂拂林國也。島西北有坑，盤坳深千餘尺，以肉投之，鳥銜寶出，大者重五斤，彼雲是色界天王之寶藏。四海西北，無慮萬里，有女國，以蛇為夫，男則為蛇，不噬人而穴處。女為臣妾官長，而居宮室。俗無書契，而信咒詛，直者無他，曲者立死。神道設教，人莫敢犯。南至火洲之南，炎崑山之上，其土人食蝮蟹鬚蛇以辟熱毒。洲中有火木，其皮可以為布，炎丘有火鼠，其毛可以為褐，皆焚之不灼，污以火流。北至黑谷之北，有山極峻造天，四時冰雪，意燭龍所居。晝無日，北向更明。夜直上觀北極。西有酒泉，其水味如酒，飲之醉人。北有漆海，毛羽染之皆黑，西有乳海，其水白滑如乳。三海間方七百里，水土肥沃，大鳴生駿馬，大鳥生人，男死女活，鳥自銜其女，飛行哺之，銜不勝則負之，女能跬步，則為酋豪所養。女皆殊麗，美而少壽，為人姬媵，未三十而死。有兔大如馬，毛潔白，長尺餘，有貂大如狼，毛純黑，亦長尺餘，服之禦寒。」朝廷聞其言，拊掌笑謔，以為誑妄，曰：「鄒衍九州、王嘉拾遺之談耳。司徒左長史王筠難之曰：「書傳所載，女國之東，蠶崖之西，狗國之南，羌夷之別種，一女為君，無夫蛇之理，與公說不同，何也？」公曰：「以今所知，女國有六，何者，北海之東，方夷之北，有女國，天女下降為其君，國中有男女，如他恒俗。西南夷板楯之西，有女國，其女悍而男恭，女為人君，以貴男為夫，置男為妾媵，多者百人，少者匹夫，昆明東南，絕徼之外，有女國，以猿為夫，生男類父，而入山谷，晝伏夜遊，生女則巢居穴處。南海東南有女國，舉國惟以鬼為夫，夫致飲食禽獸以養之。勃律山之西，有女國，方百里，山出石髓之水，女子浴之而有孕，其女舉國無夫，並蛇六矣。昔狗國之南有女國，當漢章帝時，其國王死，妻代知國，近百年，時稱女國，後子孫還為君。若犬夫猿夫鬼夫水之國，博知者已知之矣，故略而不論。」俄而扶桑國使使貢方物，有黃絲三百斤，即扶桑蠶所吐，扶桑灰汁所煮之絲也。帝有金炉，重五十斤，係六絲以懸炉，絲有餘力。又貢觀日玉，大如鏡，方圍尺餘，明徹如琉璃，映日以觀、見日中宮殿，皎然分明。帝令杰公與使者論其風俗土地物產，城邑山川，並訪往昔存亡。又識使者祖父伯叔兄弟，使者流涕拜首，具言情實。間歲，南海商人賣火浣布三端，帝以雜布積之。令杰公以他事召，至於市所，杰公遙識曰：「此火浣布也，二是緝木皮所作，一是續鼠毛所作。」以詰商人，具如杰公所說。因問木鼠之異，公曰：「木堅毛柔，是何別也。以陽燧火山陰拓木蒸之，木皮改常。」試之果驗。明年冬，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，賣碧玻黎鏡，面廣一尺五寸，重四十斤，內外皎潔，置五色物於其上，向明視之，不見其質。問其價，約錢百萬貫文，帝令有司算之，傾府庫償之不足。其商人言，此色界天王有福樂事，天澍大雨，眾寶如山，納之山藏，取之難得，以大獸肉投之藏中，肉爛黏寶，一鳥銜出，而即此寶焉，舉國不識，無取酬其價者。以示杰公，公曰：「上界之寶信矣。昔波羅尼新國王有大福，得獲二寶鏡，鏡光所照，大者三十里，小者十里。至玄孫福盡，天火燒宮，大鏡光明，能御災火，不至焚蕪。小鏡光微，為火所害，雖光彩味暗，尚能辟諸毒物。方圍百步，蓋此鏡也。時王賣得金二千餘斤，遂入商人之手，後王福薄，失其大寶，收奪此鏡，卻入王宮。此王十世孫失道，國人將謀害之，此鏡又出，當是大臣所得，其應入於商賈。其價千金，傾竭府庫不足也。」因命杰公與之論鏡，由是信伏。更問此是瑞寶，王令貨賣，即應大秦波羅奈國失羅國諸大國王大臣所取，汝輩胡客，何由得之，必是盜竊至此耳。胡客逡巡未對，俄而其國遣使追訪至梁，雲其鏡為盜所竊，果如其言。後有魏使頻至，亦言黑貂白兔鴨馬女國，往往入京，梁朝卿士，始信杰公週遊六合，出入百代，言不虛說，皆為美談，故其多聞強識，博物辯惑。雖仲尼之詳大骨，子產之說台駘，亦不是過矣。後魏天平之歲，當大同之際，彼此俗阜時康，賢才鼎盛。其朝廷專對，稱人物士流。及應對禮賓，則賢公獨預之為問答，皆得先鳴。所以出使外郊，宴會賓客，使彼落其術內，動挫詞鋒，機不虛發，舉無遺策，賢公之力也。魏興和二年，遣崔敏、陽休之來聘。敏字長謙，清河東武城人，博學瞻文，當朝第一，與太原王延業齊名，加以天文律曆醫方藥品卜筮（筮字原作論，據明抄本改）。既至。帝選碩學沙門十人於御對百僚與之談論，多屈於敏，帝賜敏書五百餘卷，他物倍之。四公進曰：「崔敏學問疏淺，不足上軫衝襟，命臣賢敵之，必死。」帝從之。初江東論學，有十二沙門論，以條疏徵核，有中觀論，以乘寄蕭然，言名理者。宗仰其術。北（北原作比，據明抄本、許本、黃本改）朝有如實論，質定宗禮，有回諍論，借機破義。敏總南北二業皆精，又桑門所專，唯在釋氏。若儒之與道，蔽於未聞。敏兼三教而擅之，頗有德色。賢公嘗於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、大無畏論、因明論。皆窮理盡妙。賢公貌寢形陋，而聲氣清暢。敏既頻勝群僧，而乃傲形於物。其日，帝於淨居殿命賢公與敏談論至苦，三光四氣，五行十二支，十乾八宿，風雲氣候，金丹玉液，藥性針道，六性五蘊，陰陽曆數，韞略機權，飛伏孤虛，鬼神情狀，始自經史，終於老釋，凡十餘日。辯揚六藝百氏，與敏互為主客，立談絕倒，觀者莫不盈量忘歸。然敏詞氣既（既原作事，據明抄本改）沮於頓。不自得，因而成病，輿疾北歸，未達中路而卒。（出《梁四公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